#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十一月。丁未。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 臣於十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㖆咈兩國。帶兵擾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綏靖南服。籌備倉儲之至意。伏查江蘇軍興八載。良將勁卒。戰歿甚多。而賊氛仍熾。茲則至於糜爛不堪。本年春夏之交。蘇省官紳。眾口同聲。欲借㖆咈兩國夷兵勦賊。臣初不謂然。緣其時㖆咈心正叵測。又嗜利無厭。後患不可勝窮。故不與聞其事。茲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願由該國

撥兵在水路會同中國陸路重兵進勦髮逆。咈蘭哂亦有此請。是出於該使臣等之抒忱自請。與由中國向其商助不同。外夷所貪在利。兵費必鉅。然江蘇南北兩糧臺支放軍餉。從前每年約用銀一千餘萬兩。時歷八年。而金陵迄未攻拔。是俄咈兵費雖鉅。若地方早得肅清。則所省轉不可勝計。且新定條約。江甯一口。於匪徒勦滅後。准咈國前往通商。正可以此明諭咈酋。使其早滅此賊。早日貿易。如是則俄咈由水路而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江之利。以贍陸路之軍。餉充則兵自得力。若該酋等能派陸兵。由旱路會勦。再由

京師揀派精兵數隊前來。不但髮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竊發。況俄囉斯乃海外之雄。向為英夷所深畏。若聯絡俄國。收為我用。則英夷自必戢其驕心。不至與髮逆句結為害。此又以夷制夷之法也。論者又謂夷人深入內地。恐不相宜。然英國和約中。本有內地游歷通商一條。即使不借夷兵之力。亦不能禁該夷之不入內地也。第賊勢蔓延正廣。長江地方遼闊。俄兵即使驍勇。斷非三四百人所能為力。且夷兵不可令其與賊久持。久則恐生他變。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愚以為該酋如果助順出於至誠。必須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無他慮。且可節費。查咸豐八

年。唤酋額爾喀。以火輪兵船五隻。馳赴湖北。路過金陵。為
髮逆擊壞二隻。今聲罪討賊。船非數十隻不可。兵非數千
名不可。但得夷兵厚集。會同我兵。水陸並進。可期所向有
功。不致顧此失彼。惟祝逆賊早平。誠如
聖訓。我之元氣。亦可漸復。從此餉可裕。兵可壯。伏莽固可潛消。即
外國諸夷。見我兵精糧足。亦可以懾服其心。而弭未萌之
患。似又不僅為救急之方已也。臣與各司道。連日悉心體
察。係屬利多害少。如蒙
俞旨准行。應請
勅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佛二國使臣。迅速趕辦。並將如何議

給經費之處。酌議章程。兩執為信。遵照辦理。實於殄賊柔遠。皆有裨益。至帶運南漕一節。臣與司道再四思維。殊多窒礙。除蘇省無從辦理新漕緣由。另摺奏

聞外。該酋所稱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等語。恐此端一開。將來即蘇江漕糧。須歸其辦運。按年勒索銀兩採買。如不遂其願。即阻南漕北上。貪婪之性。勢所必然。不如慎之於始。勿令其於條約外。稍存覬覦。查咸豐八年。大學士桂良等在上海與暎咈咪三國議定通商稅則。米穀等糧。不論何處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惟准米商從此口運至彼口。仍完出口稅銀。現值南漕缺運。似可令其照約自行販運天

津。官為收買。照時定價。不必預給價銀採辦。夷商惟利是

圖。一聞天津收買米石。則販運必多。倘遇停運之時。暫藉

夷商所運。以資

京倉。至漕運充裕。無須借資夷販。應聽其運赴他口售賣。則

其權操之自我。不致為所挾制。而

京師亦不患無米矣。

薛煥又奏。俄咈助順剿賊。克復地方後。所得賊贓亦應與

該使臣等。先為議明。如攻復金陵等處。賊贓必多。應以五

成歸中國充公。以五成分賞中外兵勇。其應賞兵勇之五

成。當以中國二成。外國三成為斷。相應請

旨飭恭親王等一併與俄咈使臣預為議定以免中國資財盡歸於外洋亦開源節流之一法也

戊申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次具奏進呈俄夷地圖懇請先期簡派大員前往查勘奉

硃批明戢李春赴吉林查勘分界事宜應派何人前往方昭妥慎著恭親王酌擬請旨欽此臣查俄夷續約第三條所載界西兩邊設立界牌應如何定立分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

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現在轉瞬將屆春融。而該兩處邊界。不無犬牙相錯。含混可疑之處。非得周知地勢。熟悉夷務之大員。攜帶地圖。前往查勘。不足以昭信守而杜紛爭。伏查侍郎寶鋆。成琦。曾隨同辦理俄國事宜。該侍郎等。通達事體。人亦精細。惟於該處情形。究恐未能周知。至

盛京五部侍郎。距該處較近。情形較為熟悉。可否於寶鋆。成琦二員中。

簡派一員。會同吉林將軍。前往該處詳細履勘。抑或由

盛京五部侍郎中

簡派一員之處。出自

聖裁。至西界形勢。北間熟諳之人更少。應請

旨飭令伊犁將軍。於就近各城大臣中。酌擬熟悉情形之員。開單

請

簡一員。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其烏蘇里。綏芬等處邊界。內有

中國人住處。及漁獵之地。均照條約載。俄國不得占踞。以

杜侵越。至該國地圖。前已恭齎

行在。屆期應請

發下。即與

派出之員。馳驛帶往。以便互勘。

恭親王等又奏○前日恭齎
行在之俄夷地圖○係該國東西兩界全圖○查軍機處舊存有吉林
將軍景淳呈進地圖一分○臣等現又描繪二分○其一分擬
交
行在軍機處○一分擬即交
派出之員○同該國全圖○一併帶往○一分存留臣處備查○惟查中國
並無西界地圖○該夷所進全圖○僅止一分○擬
飭令派出查勘西界之員○向伊犁將軍索取一分○帶往會辦○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請派查勘邊界大員一摺○著派倉場侍

郎成琦於明年正月閒馳驛前往吉林會同將軍景淳辦理查勘俄國分界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續約內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應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情東界會勘已明降諭旨令倉場侍郎成琦前往會同吉林將軍景淳辦理所有西界會勘大員著景廉於就近各城大臣中揀其熟悉情形通達事體者擬數員開列清單候旨簡派即由伊犁發給地圖前往塔爾巴哈台會同俄國使臣公同查勘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武備院卿恆祺遞到咈

國咘爾咘隆照覆信函各一件。並護照八紙。及伊致在京

主教孟姓信一緘。其照覆內。係為修理景公府。以便該夷

酋明年來京居住。而信緘中。以護照理應用藩司印。惟藩

司印信模糊。因請用順天府印。並內有總主教及官某二

紙。請 臣用

欽差大臣關防。臣等查條約內載。執照用地方官印為憑。前於九

月中該酋噶囉。曾請用

欽差大臣關防。當經於蓋用後。知照該酋。嗣後祇用地方官印信。

噶囉照覆。亦即允行。現在請用

欽差大臣關防。與條約不符。臣等給以照覆。據條約駁斥。仍交順

天府尹蓋印遞回。

硃批。知道了。

壬子。陝甘總督樂斌。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我

朝肇興東土。定鼎燕京。二百年來。從無邊患。乃自辦理夷務。

迄今甫二十年。而情形遂至如此。則從前諸臣專以口岸

議和之說誤之也。此時業已換約。無可再議。而善後之策。

則不可不預為防維。該夷火器而外。本無所能。一切主謀。

皆漢奸從中布置。海濱無賴。逐漸句結聯絡。患在腹心。此

一可慮。都門地面。肆無忌憚。投鼠忌器。一切遷就。強者愁

目。弱者痛心。滿漢軍民。情易渙散。此二可慮。今年江浙不

靖。淮北復遭大水。明歲南漕。恐難籌辦。存備之米。不過可

支一年。億萬蒼生。口食不繼。此三可慮。錢法大壞。百物昂

貴。無論貧富。悉皆窘累不堪。商賈蕭條。生計淡薄。庫藏罄

竭。裒集無從。此四可慮。然臣等以爲皆無可慮。惟仰賴

聖明主持於上。羣策羣力贊助於下。事事設法挽回。逐漸更張。綜

覈名實。固人心而維

國脈。正在於此。今

西巡之議。臣等奉

命籌商。並令將有無窒礙。詳細數陳。毋稍遷就。所有陝省應備一

切。業已酌擬上
聞。其
京師緊要事宜。尤須妥協布置。俾臣民皆有所恃。然後可冀
萬全。茲查原奏各條。如
陵寢添兵。都城設衛。二事最重大。業經議及。而臣等所慮四事。亦
必早塵
宸衷。自當據實一併瀝陳。恭候
採擇。臣等探聞夷酋。近已南歸。留兵尚不甚眾。明年復來。北方出
產無多。鴉片而外。貿易貨物。必不能如上海之盛旺。故從
前不許添設天津口岸。該夷亦可允從。今既准令通商。該

處人多嗜利。又極浮動。盤踞日久。易生脣舌。此中維持調
護。全賴樽俎折衝。本地士民。似應激勵約束。使之知我人
心足恃。庶不致恣睢罔忌。妄啟釁端。至於南漕不至。奉天
採買一事。不能不首先辦理。直隸屯積。亦當次第舉行。以
為兵農交濟之計。鐵錢漸已不行。似當設法改鑄銅制錢。
或捐例專收銅制錢。以便小民生計。
國家經費。歲入止有此數。權宜設措。總不能多。值此艱危。更
當格外體恤。但可省則省之。可減則減之。頻下
寬大之詔。遠為根本之圖。天下臣民。舉知
皇上廑念京師。

恩言德意。無微弗至。即有

西巡一舉。並非竟擬遷移。以繫人心而維大局。庶幾可以壯中原

之氣勢。埽除羣醜。共濟時艱。

硃批。所慮尚是。知道了。

樂斌等又奏。前准部咨。須發咲咈兩國和約。並通行告示。

當經行司。正在刊刻。旋 臣譚廷襄接直隸督 臣恒福來函。

述及有咈國副使傳教名士艾嘉畧。經保定詢知欲赴陝

西。已於十月二十四日起身。向西南大路行走等情。 臣查

陝省向少夷人來往。誠恐到日。民間疑慮。別啟事端。現已

密諭潼商道協。各於關津渡口稽察。如有艾嘉畧入境。即

派文武員弁伴送。觀其行止如何稟報。儻將來艾嘉蓄欲
往四川。再當飭令省西各屬。一體妥辦。並咨行知會川省
查照。
硃批。知道了。
甲寅。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於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
大臣咨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咈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無微弗至。臣就織商所陳二事思之。其請撥夷兵
三四百名。助剿金陵髮逆一節。查大西洋英咈咪各國。恃

其船堅大。橫行海上。俄羅斯國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厰。及所習技藝。均並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無嫌怨。其請用兵船助勦髮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年間。進攻臺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勦。亦中國借資夷船之一證。惟長江二千餘里。上游安慶蕪湖等處。有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下游揚州鎮江等處。有吳全美李德麟之水師。臣現在長沙吳城等處。添造師船。為明年馳赴淮揚之用。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髮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不能遽進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遽收夾擊之效。應請

飭下王大臣等傳諭該夷酋。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勦。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咈囒哂亦有此請。亦可獎而允之。許其來助。亦以和好而無猜。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國。功成之後。每多意外要求。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似不如先與約定兵船若干隻。雇價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餉若干。軍火一切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勦時。均由上海糧臺支應。庶可免爭執而杜釁端。至所稱咪商領價採米運津一節。江浙各郡縣。地方淪陷既多。明歲新漕。勢難趕辦。咪商

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由海道運至津沽實亦濟
變之要着俄商既以此為請似即可因而許之除粵商採
辦之米應由該商自行經理毋庸插用俄咪旗幟外所有
咪商採辦運津之米亦請
飭薛煥在上海就近與該商訂明粵商領價須取保戶咪商則聽
咪酋經理當可無誤要需為時局計似亦舍此別無良策
伏乞
聖明察酌行之抑臣竊有請者馭夷之道貴識夷情以大西洋諸
夷論之英咭唎狡黠最甚咈蘭哂次之俄羅斯勢力大於
英咈嘗與英夷爭鬪為英所憚咪唎㗐人性質醇厚其於

中國素稱恭順。道光十九年。暎夷因鴉片肇釁之始。兵船闖入廣州省河。咪酋曾於參贊大臣楊芳處遞稟。願為居間調處。暎酋義律旋親筆。有只求通商。不計別情等語。是並煙價亦不敢索也。楊芳曾據以入奏。而不敢專主其議。會官軍燒搶洋行。誤傷咪夷數人其事遂寢。而夷恚遂熾。咸豐三年。賊踞金陵。聞咪酋亦曾於向榮處託人關說。請以兵船助勦。未知向榮曾據以入奏否。暎咈兩夷犯廣東省城時。咪酋未嘗助逆。上年天津擊敗夷船時。咪酋即首先赴京換約。並無異詞。是咪夷於中國。時有效順之誠。而於暎咈諸夷。並非固結之黨。已可概見。此次俄夷既稱咪

商情願領價採來似可

飭薛煥與咪酋面訂章程妥為籌辦庶幾暗杜俄夷見好中國市德咪夷之心而咪夷知中國於彼毫無疑忌或且輸誠而暱就於我未可知也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為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勦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區區愚慮所及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接見俄夷換約各情一摺內有該酋面稱髮逆橫行江南願撥夷兵助勦及明年南漕運

京。或有阻礙。上海咪商粵商。情願領運臺米洋米運津二事。當
經諭令曾國藩薛煥袁甲三等。公同悉心妥議具奏。嗣據袁甲
三薛煥先後覆奏。所陳均各有所見。本日曾國藩奏稱金陵髮
逆之橫行。皖吳官軍之單薄。均在陸而不在水。此時陸軍。不能
遽達金陵。即令俄夷兵船。由海口進駛。亦未能收夾擊之效。應
請傳諭該酋獎其欽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
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勦。庶在我足以
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咈酋此請。亦可獎而允之。惟當先與約
定兵船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勦時。均由上海糧臺支應。
以免爭繁。與薛煥所奏大同小異。各國甫經換約。所請助兵運

米兩事。意在見好中國。袁甲三謂借夷勦賊。有害無利。自是正論。但拒之太甚。轉啟該酋疑慮。果能因勢利導。操縱在我。於軍務漕運。不無裨益。曾國藩所奏。俟官軍陸路得手。再約其水路會勦。似尚可行。惟所需兵費。是否與之先期約定。著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體察酌議具奏。其請幫運南漕一節。據曾國藩。請飭薛煥。在上海與之訂明。粵商取保領價。咪商聽其自行經理。惟據薛煥所奏。桂良等前在上海議定米穀等糧。均不准運外國。但准夷商從此口運至彼口。仍完出口稅銀。似可令其照辦運津。官為收買等語。咪商領價採辦臺米洋米運津。薛煥慮其將來藉口漕糧歸其運辦。所見亦是。但官為收買。又恐有勒掯居

奇之弊。若商運商貨是否可行。於倉儲有無裨益。併著奕訢等詳細妥籌。毋俟議定章程。再與該國會商辦理。曾國藩袁甲三及薛煥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丙辰。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至庫倫會晤。問及領事官在何處建房。牲畜在何處牧放一節。惟思如在公署西北建立房間。不准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住館相近。且不便與之雜處。惟公署東邊五六里許之杜木達鄂博地方。可以建立房間。公署東十五里許之烏里雅台河口。可以牧放牲畜。該使臣已派官看定。伊格那提業幅。當言隨從人等。均攜帶眷屬。收存貨

物。必須多建房屋。查新換條約內。並無攜眷居住之說。止
載商人經過庫倫。兌換零星貨物。亦無久居之語。至向該
使臣商及建房三十餘間。庶足敷用。該使臣以此事係領
事官承辦。言訖即行回國。但該使臣欲多立房間。顯係有
意久居庫倫。又推言此事係領事官承辦。若不先行知照
該國。將來久居庫倫。多建房間。礙難拆毀。夷商亦不易驅
逐。本擬作為己意。行知俄國固畢爾那托爾。恐該夷互相
推諉。徒延時日。更與事無益。因思新定條約第十三條內
既有俄囉斯總理各國大臣。與軍機大臣平等行文之語。
相應請

旨將夷商不得久居庫倫領事官不得多建房間之處按斷定條

約。或由軍機大臣或由

欽差大臣恭親王行知俄羅斯總理各國大臣抑或行知伊格那

提業幅之處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色克通額等奏俄國使臣至庫倫議及建房牧畜

應按新約辦理一摺據稱由京回國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

幅至庫倫會晤問及建蓋房間牧放牲畜處所經該大臣以公

署西北左近不便與之雜處且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住館

相逼。亦斷非宜。當經指出公署東五六里許之杜木達那博地方。可以建立房間。公署東十五里許之烏里雅臺河口。可以牧放牲畜。該使臣已派官看定。伊格那提業幅即行回國。惟據聲稱。將來俄國隨從人等。均攜帶眷屬。收存貨物。必須多建房屋。經色克通額商及建房三十餘間。庶足數用。該使臣稱係領事官承辦等語。俄國在庫倫設領事官。自行建房。續增條約內業經載明。自難阻止。惟多建房間。並攜帶眷屬。將來人數過多。恐於地方不甚相宜。著恭親王奕訢等。留為熟商。將此事行文俄囉斯國總理通商大臣。務令遵照條約辦理。方為妥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二月辛酉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臣等於十一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咲咈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伏查江浙兩省賊勢披猖兵力不敷勦辦雖蒙
簡授曾國藩為
欽差大臣現在規取徽甯未能赴蘇進勦至應添兵協勦以免日久蔓延借資外國之兵其有無格外要求雖難預料但由彼在京陳請亦足徵同仇敵愾之誠如果照議舉行可期迅速應手此後各省貨物已准外國自行販運不復抽釐其包攬內地釐捐勢所必至餉源既斷決裂即在目前不

得不為急則治標之計。浙省甯波一口。現無俄國之人。俄

國雖設有領事。往來甯滬之間。並不常川在甯。且向來甯

口通商事宜。皆聽命於上海。此舉事關重大。若由浙向其

商辦。必將決之於滬。而不能質之於甯。江蘇撫臣薛煥暑

蘇松太道吳煦。機宜熟悉。膽識俱優。必能訪察實情。斟酌

盡善。臣等已密行知會。囑令就近妥商酌辦。由薛煥另行

具奏。惟足食足兵。

國之大政。必先盡其在我。未可常恃他人。我

朝以神武開基。京兵素稱驍勁。親王僧格林沁前在連鎮高

唐等處。統兵勦賊。殲戮靡遺。海內仰其威名。今津沽業已

撤防。儀象

敕下僧格林沁統率京東勁旅。經畧東南。拯斯民水火之中。慰江

浙雲霓之望。縱令外國抒誠助順。

中朝亦自有撻伐之師。藉以宣布

德威。尊崇

國體。於大局裨益。實非淺鮮。至浙省有漕州縣。僅止杭嘉湖

三屬。本年多遭兵燹。浙漕已無可辦。若由外國領價買運。

價銀先入其手。難保不隨意開銷。竊恐藉此把持。從中漁

利。將來南漕海運。轉多掣肘之虞。可否令其自行販運赴

津。官為收買。按照時價。公平給價。如果辦理不甚合宜。即

可隨時停止。庶不致授人以柄。為所扶持。而於籌備京倉。仍無窒礙。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覆陳夷酋撥兵助勦江南逆匪。及咪商等領運臺米洋米運津二事。當經諭令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體察。酌議具奏。本日復據瑞昌王有齡奏稱江浙兩省。兵力不敷勦辦。借資外國之兵。有無格外要求。雖難預料。但彼由京陳請。亦足徵同仇敵愾之誠。如果照議舉行。可期迅速應手。並稱由外國領價買米。恐銀先入手。隨意開銷。或藉此把持漁利。將來南漕海運。轉多掣肘。請令其自行販運。官為收買等語。著奕訢等。將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覆奏各摺。一併

要議章程具奏。瑞昌等摺。著鈔給閱看。

壬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為夷情之強悍。萌於嘉慶年間。迨江寧換約。鴟張彌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挾狂悖。夷禍之烈極矣。論者引歷代夷患為前車之鑒。專意用勦。自古禦夷之策。固未有外於此者。然 臣等揆時度勢。各夷以英國為強悍。俄國為叵測。而佛咪從而陰附之。竊謂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勦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勦。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勦亦害。撫亦害。就兩者輕重論之。不得不權宜辦理。以救

目前之急。自換約以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
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
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之事稍異。臣等綜計
天下大局。是今日之禦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
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
忘吞吳哉。誠以勢有順逆。事有緩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
輕於一試。必其禍尚甚於此。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
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
同聲忿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
國家之大計。惟捻熾於北。髮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

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髮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隱消其鷙疾之氣。而未遽張以撻伐之威。儻

天心悔禍。賊匪漸平。則以

皇上聖明。臣等竭其顓蒙之力。必能有所補救。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

係偶有要求。尚不違為大害。謹悉心參度。統計全局。酌擬

章程六條。恭呈

御覽。懇請

飭下行營王大臣。公同商議。一如蒙

俞允。臣等即遵照辦理。其餘瑣屑事務。並聞有損益之處。隨時再

行奏

聞。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單

併發。

一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也。查各國

事件。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彙總於軍機處。近年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不能悉協機宜。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軍機大臣承書

諭旨。非兼領其事。恐有歧誤。請一併兼管。並請另給公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其應設司員。擬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輪班入直。一切均倣照軍機處辦理。以專責成。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

一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顧也。查道光年開通商

之初○祇有廣州○福州○廈門○寗波○上海○五口○設立
欽差大臣一員○現在新定條約○北則奉天之牛莊○直隸之天津○山
東之登州○南則廣東之粵海○潮州○瓊州○福建之福州○廈門○
臺灣○淡水○並長江之鎮江○九江○漢口○地方遼闊○南北相去
七八千里○仍令其歸五口
欽差大臣辦理○不獨呼應不靈○各國亦不願從○且天津一口○距京
甚近○各國在津通商○若無大員駐津商辦○尤恐諸多窒礙○
擬請於牛莊○天津○登州三口○設立辦理通商大臣○駐紮天
津○專管三口事務○直隸為
畿輔重鎮○督臣控制地方○不能專駐天津○而藩臬兩司○各有

專職。亦未便兼理其事。擬倣照兩淮等處之例。將長蘆鹽政裁撤。歸直隸總督管理。其鹽政衙署養廉。即撥給通商大臣。不必另議添設。以節經費。舊管關稅。一併歸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報。並請

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一顆。無庸加

欽差字樣。仍准酌帶司員數員。以資襄辦。遇有要事。准其會同三省督撫府君。商同辦理。庶於呼應較靈。其舊有五口

欽差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領之。咸豐九年。改隸兩江總督。負現在新增內江三口。並廣東之潮州。瓊州。福建之臺灣。淡水。口岸較多。事務更繁。誠恐該督曾國藩。兼司其事。非特鞭

長莫及。並應未能諳悉夷情。應仍責令署理

欽差大臣巡撫薛煥妥為辦理。至天津上海兩處。所辦一切事件。

應仿照各省分別奏咨之例。由該大臣隨時知照總理處。

以免歧異。至吉林黑龍江。俄人從前越界侵占。歷任將軍

隱匿不報。以致日久無從禁阻。應請

飭令該將軍等。於中外邊界。據實奏報。不准稍有粉飾。其中外交

涉事件。一併按月咨照總理處畢最。再現在天津一口。將

來辦理通商。祇有進口貨物。並無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貿

易不旺。彼必廢然思返。擬仍臨時酌量情形。或將通商大

臣裁撤。以省冗員。

一新添各口關稅。請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
方官管理。以期裕課也。查洋稅一項。向係儘徵儘解。該關
稅吏視為利藪。侵蝕偷漏。百弊叢生。於關稅大有妨礙。現
在洋稅既有二成扣價。尤宜及早清結。免生枝節。天津關
稅。臣等現擬歸新設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其牛莊
一口。向歸山海關監督管理。該口稅貨。以豆餅為大宗。八
年所定稅則章程。議定不准外國裝載出口。如此則進口
出口。貨物無多。外國船隻。日久無利可圖。未必踴躍樂趨。
似不必另行設官辦理。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查該監督
所管關稅。其大宗在牛莊。而山海關所收稅項。須在封河

以後○牛莊所收○乃在開河以後○封河以前○嗣後應飭令該監督於二月後○即駐牛莊○封河後○再回山海關○以便稽查彈壓○惟事關通商○有中外交涉事件○該監督應聽辦理三口通商大臣統轄○以免歧誤○並將所仿照福州上海各關章程○分晰內地外國稅餉○專款報部○不得以中國船貨稅項○牽混計算○至登州向係私設口岸○隱匿多年○現既新立口岸○自應派員專理○應由天津通商大臣○會同山東巡撫○妥商具奏○其粵海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舊有管理稅務之將軍○監督○道員○無庸另議更張外○至新立之瓊州○潮州○臺灣○淡水○長江通商之鎮江○九江○漢口等○於何省附近○

均由本省督撫會同上海

欽差大臣奏明派員經理。除各省中外交涉事件。應由本省地方

官。按照條約。隨時辦理外。其各新舊口岸稅銀。並進口出

口船隻數目各情形。按月呈報管轄之通商大臣。

欽差大臣稽察。並由該大臣。按月咨報總理處。及戶部。以憑查覈。

至俄國新議行銷貨物之庫倫。喀什噶爾。張家口。並舊有

通商之恰克圖。塔爾巴哈台等處。並請

飭下伊犁將軍。庫倫。喀什噶爾。塔爾巴哈台各大臣。張家口監督。

除俄國條約內第一條所載。烏蘇里。綏芬河等處。不納稅

外。其餘各貿易處所。如舊有稅課。應令悉心經理。據實奏

款。不得稍有侵蝕。以備撥用。惟洋稅舊定百兩。另交傾鎔
銀一兩二錢。八年間。籌辦稅則。議明裁撤傾鎔之費。現在
和約既換。自應按照辦理。其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
單。以扣項之盈絀。覈稅課之多寡。是每年洋稅徵收若干。
皆已澈底澄清。經手官吏。即不能侵蝕肥己。不獨餬口無
資。暗生弊竇。且恐奸猾吏胥。無利可圖。挑釁生事。於大局
尤有關繫。若不明定章程。予以辦公經費。殊恐弊生意外。
所有各口起解部餉。川資運腳。以及稽查關稅書吏辛工
紙張一切費用。擬請
飭令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會同各該地方督撫。酌議章程。奏請遵行。庶可逐清扣
項。剔除稅弊。
一各省辦理外國事件。請
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也。查辦理外國摺報。以及恭
奉寄信
諭旨。向以事涉外國。軍機處既不發鈔。各督撫亦不互相關會。原
以昭慎密而防洩漏。惟現既令各該省。及通商大臣
欽差大臣。隨時咨報京城總理處。而各省將軍。府尹。督撫。隨時應
辦事件。亦應彼此聲息相通。方不致稍有歧異。且有此省
辦理妥協。而彼省可以仿照者。有彼省辦理未宜。而此省

亦先豫防者。查咸豐九年二月間。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
向來凡事。俱係密奏。並不互相關會。亦無卷據可考。甚有
同官一處。而不知其詳者。以致歧途百出。枝節橫生。實為
一大弊端。請
飭互相知照。以歸畫一各等語。臣等覈其所奏。係屬實在情形。嗣
後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以及各省一切奏牘。及欽奉
上諭事件。除咨報總理處外。均應
飭令隨時互相咨會。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庶原委可以稽考。
而情形不至隔膜。惟事宜慎密。仍令各該省派親信可靠

之人。鈔錄知照。不涉胥吏之手。以期格外防範。而杜漏洩
之弊。
一認識外國文字。通解外國言語之人。請
飭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查與外國交涉事
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
其能妥協。從前俄囉斯館文字。曾例定設立文館學習。具
有深意。今日久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為鼓舞。以資
觀感。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暎咈咪三國文字語言之
人。請
飭各該省督撫。挑選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

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
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其派來之人。仿照俄囉斯館
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其有成效者。給以
獎敘。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即行停止。
俄囉斯語言文字。仍請
飭令該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
熟。即奏請給以優獎。庶不致日久廢弛。
一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紙。請
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覈辦也。查新定各國條約。以通商為太
宗。是商情之安否。關繫地方。最為緊要。嗣後新舊各口中

外商情。是否和協。如為
欽差大臣耳目所不及。都即
飭令各該將軍。府尹。督撫。按月據實奏報。一面咨報
欽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不得視為具文。稍涉虛假。至辦理外國事
務。尤應備知其底細。方能動中窾要。近年來臨事偵探。往
往得自傳聞。未能詳確。辦理難期妥協。各國新聞紙雖未
必盡屬可信。因此推測。亦可得其大概。廣州。福州。甯波。上
海。舊有刊布。名目不同。其新開各口。亦當續有刊本。應請
一併
飭下欽差大臣。及通商大臣。並各該省將軍。府尹。督撫。無論漢字

及外國事。按月咨送總理處。庶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於
補弊救偏之道。益臻詳審。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辦理撫議。一人之聞見有限。眾善之
採擇宜周。現在
京城及天津夷情。尚可採訪明晰。至山東。江南。廣東等處。各
夷情形。臣等全無聞見。探詢亦多不實。深恐辦理歧誤。易
生事端。且內外臣工。或有敷陳。集思廣益。不厭精詳。臣等
前次陳奏俄夷協同勦賊一事。現奉寄
諭。令臣奕訢等悉心酌議。並鈔錄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等。摺片寄
閱。臣等以事關重大。尚擬公同籌商。再行具奏。惟此次歷

次各省奏報夷情。並寄信
諭旨懇請
飭下軍機處鈔錄一分。知照臣等。並嗣後關涉夷務各摺報。隨時
知照。庶於利弊講求。愈增周密。辦理可期妥協。
諭軍機大臣等。據恭親王奕訢等奏稱。山東等處海口各夷情形
全無聞見。探詢亦多不實。深恐辦理歧誤。易生事端。請飭將各
省奏報夷情。並寄信諭旨。鈔錄知照等語。現在撫局初定。各路
奏報夷情。自應令該王大臣等周知。以期辦理妥協。所有八月
初八日以後。山東。江南。廣東等省夷務摺報。並寄信諭旨。已諭
令軍機大臣速飭鈔錄齊全。即行知照。並嗣後關涉夷務各摺

報。隨時知會。至八月初八日以前摺包。均未帶赴行在。如有應

查摺件。即著文祥飭在京之章京。由方略館查明鈔錄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請設總理公所。並天津通商大臣。原

期與上海南北分理其事。而彙總於

京師。以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如天津辦理得宜。則雖有夷

酋住京。無事可辦。久必廢然思返。是天津通商大臣。最關

緊要。臣等前於夷酋帶兵回津時。奏請

簡派馭夷大員前往。奉

上諭。恒祺。著辦理海口通商事宜。崇厚著幫同辦理。欽此。查武備

院卿恒祺。向在粵海關監督任內。與夷酋吧嗄嚧。頗能駕

馭籠絡。熟悉夷情。以該員作為天津通商大臣。自屬相宜。
惟查諳習斷任京以後。如尚有應商事件。則
京師之需人籠絡。尤較天津為重。恆祺若仍遵前
旨。久駐津郡。恐
京師又乏一熟悉夷務之人。於隨時答覆該夷。轉多未便。臣
等擬請將恆祺。留於在京總理公所。隨同辦理一切。視天
津
京師兩處。何處緊要。即可令該員隨時往來。以資商辦。至侍
郎銜候補京堂崇厚。久在天津。於地方情形。既能熟悉。而
控馭外夷。亦能權智兼濟。不至拘執乖方。又倉場侍郎崇

諭。隨同辦理以來。察其用意羈縻之中。剛柔互用。尚知力
持大體。不至為該夷狎習。以上二員。均能勝任。現當需材
孔亟之時。且以後立有章程。事務較簡。仰懇
皇上天恩。於崇厚崇綸二員內。
簡放一員。前赴天津。作為辦理通商大臣。毋庸再設幫辦之處。伏
候
欽定。至上海夷務。關繫緊要。如薛煥因軍務紛繁。有不能兼顧之
處。再行察看情形。另行請
旨辦理。
硃批。著軍機處暫行存記。俟議定後再降諭旨。

恭親王等人奏。正在具摺間。武備院卿恒祺。伴同嘆國公使威嗳嗎帶從人二名。來京請見。言詞禮貌極為恭順。詢以來京何事。則以查看明年住京房屋為詞。察其用意。則以該國天津之兵。需費浩繁。擬悉行裁撤。又疑撤兵之後。中國別有準備。不敢遽撤。來京探詢。臣等於接見之間。該公使未肯明言。第於旁敲側擊。窺知其來京。實為撤兵起見。臣等迎機開導。以釋其疑。微露有設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專辦各外國事務。該公使聞之。甚為欣悅。以為向來廣東不辦。推之上海。上海不辦。不得已而來京。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處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

天朝既不漠視。外國斷不敢易有枝節各等語。惟事宜慎重。未
敢掉以輕心。容俟該公使回津後。有無別情。再行具奏。
硃批。知道了。
署陝西巡撫譚廷襄奏。臣前准直隸督臣恆福函稱。聞有
咈國名士艾嘉略。欲來川陝。當經會同陝甘督臣樂斌。附
片密奏。一面飭令潼關文武。密派員弁。於入境地面盤查。
旋據潼商道。及潼關協稟報。艾嘉略。於本年十一月二十
日。由河南抵關。該道協等。密派員弁。改裝易服。暗中伴送。
於二十三日到省。居住旅店。二十四日。艾嘉略來署求見。
臣因即傳見。艾嘉略。中國服色。能通漢語。據稱伊係咈國

副使。先於道光年間。曾由廣東。江西一帶。前往四川傳教。
後經回國。茲在直隸。奉伊國大臣噶囉公文執照。仍往四
川傳教。並詢及有伊國人前在陝西之龔山林。聞已被獲。
現將送交何處。臣隨答以道光年間原約。爾國之人。祇應
在五口通商地面來往。不准游行別方。本年拏獲龔山林
係未經換約之前。是以奏明請
旨。由河南。湖北等省。解回廣東。伊並無別語。惟一二日內。即赴四
川。祇求飭令沿途照料。勿致受害等語。即辭出。臣密察沿
途行走。及在店居住情形。均尚安靜。現在艾嘉畧已起程
赴川。臣即查照前奏。酌派員弁。暗為查察。勿令滋事。並密

函知會署理四川督臣崇實一體查照至陜西民人向習
天主教者所在多有平日雖俱安分並無不法情事惟既
彰明較著往來傳教必有續至之人外夷固當稍示羈縻
內地仍應悉聽鈐制臣愚昧之見惟當以僧道視之此後
若有至者臣與司道等皆不必見即飭地方各官暫為安
插其本地向習天主教之戶臣前於具奏禁山林叢內聲
明飭地方於稽查保甲時另冊存記欽奉
硃批只好如此辦法欽此現在固不便禁絕來往亦未可任聽誇
張應令司道密飭地方官認真稽查約束內地之人稍不
安靜立予懲處外夷若敢不遵教令隨時具稟請

旨辦理。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硃批。依議。

乙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臣承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由驛咨發

通商告示。並英咈咪三國條約。彙訂鈐印刊本。並准戶部

咨發英咈咪三國新定稅則。彙訂鈐印刊本。又准兵部咨

以又接准恭親王等咨稱。本年十月初二日。已與俄國將

續增條約。彼此議定。蓋印畫押。並將咸豐八年原約刊刻。

所有原約續約。均應頒發通商各省遵照等因。咨會到臣。

均即轉行去後。茲據署蘇松太道吳煦詳報。奉發各國條約告示稅則。業已分別咨行。所有各國通商。應完江海關稅鈔銀兩。即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一律查照新章稽徵等情前來。當即督飭該道。剴明新定通商條約。及稅則章程。悉心妥辦。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查各外國向僅五口通商。今則增添新口。併計十餘處之多。沿江各省。幾於無處不到。而中華歲銷洋貨。祗有此數。一經分赴各口。上海關稅。立形短絀。此乃勢所必至。又所收夷稅。暎咈二國。各扣還賠款十成之二。且以

本年八月十七日預為起扣截止十一月二十日已屆三個月結算之期以前所徵稅銀均已動撥軍餉毫無餘存目前甫經奉文即須籌還四成賠款計數甚鉅一時措辦極難況自軍興以來各處兵餉半藉商貨釐捐現在既准洋商經入內地不論何項貨物彼必任意販運除進出內地計貨本銀百兩照章納款稅銀二兩五錢外不論往返遠近亦祇完稅一次更不能向洋商另徵釐捐所增新稅無幾所減釐捐甚多其華商販貨往來上海原應照舊完稅捐釐然中外一分軒輊其中即滋隱混華商固易假名偷漏洋商尤必包攬牟利一經互相勾結定將牢不可破

礙及各處稅釐。此亦勢所必至。上海各種釐捐。現在已為洋商出阻。一與爭論。動以須遵新章為詞。昕理棰棰棘手。又如各省所銷洋藥。從前多在上海進口。再行轉運內地。今則隨處皆到。因而進口日少。其運往各省者。更不必再由上海出口。多此轉折。以致華商應完洋藥出口稅。尤屬有名無實。綜計上海一年所入。短絀甚鉅。此稅釐兩礙之實情也。伏查蘇省全局糜爛。節經調兵募勇。水陸堵勦。近則兵日以多。餉日以絀。又值各國開辦新章。稅釐大減。益覺難以支持。積成坐困之勢。竊恐餉需不繼。局勢日形瓦解。臣與署蘇松太道吳煦。日夜籌維。寂饋俱廢。除仍督同

該道認真稽徵設法駕馭外今將各國開辦新章後上海稅釐兩礙實情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

硃批現在各省釐捐軍食攸賴應如何嚴定稽覈章程著戶部議奏

薛煥又奏暎咈咪三國新定通商稅則第十款載明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應由中國設法辦理既已議明各口畫一辦理任憑總理大臣邀請外國人幫辦稅務等語查有暎人哷嗪嘓在上海幫辦稅務有年能知洋商利弊熟悉情形辦理一切均屬妥協嗣經前大臣何桂清以

條款內。既有任憑總理大臣。遴外國人幫辦稅務之語。若各口所用之外國人。皆由總理大臣選募。事多窒礙。如別口不用外國人幫辦。又恐事不畫一。洋商必致藉口。易啟事端。是以何桂清。劄飭啐嗪唎。總司其事。名曰總稅司。以明畫一辦理之意。並增給薪水。以酬其勞。凡各口所用外國人。均責成李泰國選募。如有不妥。諭令斥退。仍由各口監督主持。會議妥辦。上年兩廣督臣勞崇光。亦劄諭該暎合幫同粵海關辦理。亦有成效。現屆開辦新章。啐嗪唎既總司稅務。即局悉各口。幫同管理通商官員。妥辦一切。茲據該暎人面稟。此次開辦新章。須於立法之初。格外認真。

方能杜絕奸商偷漏○如無中國大臣劄諭飭辦○恐各洋商
意存輕視○諸多掣肘○求　臣轉請
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等○發給該暎人等劄諭一道○飭令幫同各
口管理通商官員○酌量立法嚴查偷漏等情○可否仰懇
天恩○
勅下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發給劄諭一道○
交哷嗪嘓收執○所有各外國通商一切防弊併變事宜○飭
令該暎人○幫同各口管理官員等辦○並由恭親王等○咨行
通商各省將軍○督撫○府尹○一體查照○惟募用外國人經理
稅務○及置買巡船○其辛工經費○較中國為鉅○亦應由恭親

王等咨飭各口。各就地方情形。與哩嗪嘓會議妥辦。總期

數用。毋許冒濫。似於慎重稅務。俾歸畫一。並羈縻外夷之

意。均不無小補。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請飭奕訢等發給英人哩嗪嘓劄諭。令其

幫辦各口通商事務等語。新定通商稅則。既有外國人幫辦稅

務一條。該英人哩嗪嘓。係總司稅務。所有新設通商各口。自可

令其一體經理。著奕訢等即行發給執照。交哩嗪嘓收執。責令

幫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員籌辦。並著恭親王等咨行通商各省

將軍督撫府尹。一體查照。其置買巡船等件。及辛工經費。亦著

一併咨飭各口。與哩嗪嘓會議妥辦。毋任冒濫。原片著鈔給閱

看。

丁卯。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臣前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以夷兵勦賊。能利多害少。飭臣與曾國藩等。悉心切實具奏。

當經臣將有害無利情形。切實覆奏。奉

硃批。著交軍機大臣暫行存記。欽此。欽遵在案。茲據江蘇撫臣薛

煥。鈔咨覆奏摺稾前來。臣細繹摺內所稱。似於全局利害。

尚未通籌。恐多窒礙也。如所稱外夷貪利。兵費必鉅。江蘇

南北兩糧臺。每年軍餉一千餘萬兩。俄咈兵費雖鉅。若早

得肅清。所省不可勝計一節。查江浙兩省。半多淪陷。餉源

已無可籌。而南北兩糧臺。仍不能不設。若再加夷兵鉅款。從何籌給。況肅清毫無把握。而可竭中國以餉外夷乎。又所稱俄咈由水路兩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江之利。以贍陸軍一節。查夷人火輪船。於江面不能十分靈動。上年即被髮逆擊壞二隻。是其明證。今遽謂能先取金陵。廓清江路。未免言之太易。且縱能埽清江面。而夷人惟利是視。必將把持壟斷。肯令中國收長江之利乎。

又所稱該夷酋派陸路兵。再由

京師揀派精兵前來會勦一節。無論撫局初成。軍情尚未大定。京兵斷難遠派。且曾與各夷交鋒。必不相安。勝則爭功

敗則諉過。枝節橫生。如何統馭耶。又稱俄羅斯為海外之雄。英夷所深畏。若聯絡俄國為我用。英夷自必能戢其驕心。不致與髮逆勾結一節。查夷情叵測。變詐靡常。髮逆為之害。焉知夷人不因以為利。儻俄羅斯竟與髮逆勾結。又烏得而制之耶。又所稱和約中。本准內地遊歷通商。即不藉夷兵。亦不能禁其不入內地一節。查尋常遊歷。不能結大隊而來。尚可設法鈐束。若一經添兵助勦。則其氣更驕。其怨更熾。近年來夷患日深。逼處藩籬。皆因內地通商。日引日近之過。安可於通商之外。再壞藩籬耶。又所稱請

飭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酋。將如何議給經費。酌議章程。兩執

為信一節。查上海為夷商輳集之地。命脈所關。其助我守城。實以自為計也。而該撫在上海。僱用夷兵。聞每名每月須洋銀數十元。若藉大隊夷兵。其要求更不可數計。即將就定章。而羣夷驕縱。又安能執以為信。且內地積欠軍餉。往往累月經年。若夷餉不以時給。彼執信以責我。何以應之。又豈能停發內地之餉。以供夷人誅求。坐視各營譁潰。而待夷兵之滅賊耶。另片所稱克復地方。須與各國議定。均分賊贓一節。無論地方未易克復。夷人未肯遵令。且亦無此政體。況向來克復地方後。所遺賊贓。各營搶奪隱匿。雖峻法不能禁止。蓋軍餉不給。士卒所以冒死力攻者。未

必非貪取財物。而謂其血戰所得。能聽官為分給耶。即夷人亦豈肯帖然而聽我分取耶。總之夷性貪婪。我無餉以給之。能令踴躍用命乎。我有餉以供之。肯令迅速蕆事乎。且髮捻各逆。分股肆擾。固屬傷我元氣。而烏合無主。未必遠有大志。俄咈各夷。則立國已久。幸而金陵等處。助我克復。必以為中國已失之城池。自彼得之。即聽彼占之。割踞之勢成。而天下不堪問矣。為今之計。夷人撫議已成。祇可遵約行成。萬不可別增轇轕。致令有所藉口。再啟爭端。若其急欲通商。早復口岸。則是夷人自為謀利起見。聽其自行攻取。中國亦不給兵費。若其由上海等處。圖復蘇常。可

令薛煥之酌定進兵之路。藉示聯絡。使攻賊所必救。以牽綴賊勢。暗紓中國兵力。儻能克復一兩處固妙。否則夷與賊兵連禍結。猝不能解。我坐視其傷。無論賊勝夷勝。皆我之利。而夷人無所施其要挾矣。以上各條。臣非敢偏執己見。惟此事關全局安危。不得不思深慮遠。計出萬全。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奏陳。以備

聖明採擇。

硃批。所慮實為深遠。然縱夷滅賊。固無把握。若拒之太峻。亦無法阻止。該大臣所見。尚可酌量採擇。著鈔錄原片。併硃批由五百里寄與恭親王等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